
滿洲、臺灣、日本，伴夫行醫半世紀 ——林江金素女士訪問紀錄

訪問：許雪姬 *

記錄：林建廷 **、劉芳瑜 ***

時間：2015 年 5 月 14-16 日

地點：美國華盛頓州斯波坎市 (Spokane)

列席：林淑惠 (長女)、林淑貞 (次女)、林淑卿 (三女)、
林正中 (長子)、林正南 (次子)

林江金素，1920 年生於彰化員林商家。自幼在日本讀書，畢業於帝國女子醫學藥學專門學校。畢業後回臺，在日人開設的醫院擔任藥劑師，二十四歲時與林欽明共結連理。林欽明出生臺中潭子頭家厝望族，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畢業，在大連醫院工作。婚後林江金素女士隨同丈夫到達滿洲，負責打理家務，大女兒、二女兒相繼出生。1945 年日本戰敗，因時局紛亂，直至 1947 年一家人才從中國大陸回到臺灣。返臺

*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、曾任臺灣口述歷史學會第三屆理事長

**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室約聘助理

***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、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

後先後在基隆、員林、潭子生活，最後落腳臺中市，開設欽明醫院。此時，林江金素女士除了相夫教子，還發揮所學協助先生處理調劑藥物工作。1970年代日本招募外國醫生至無醫村行醫，夫妻倆決定結束臺中開業生活，於1973年到日本行醫，先後在長崎五島列島的黃島、大分縣中津耶馬溪看診。後因子女移民美國，遂於1988年移居美國斯波坎市。



2015年5月15日林江金素女士與子女們之合照

江金素女士（前排中）與長女林淑惠（後排中）、次女林淑貞（前排右）、三女林淑卿（前排左）、長子林正中（後排左）、次子林正南（後排右）

一、我和我的家人

我是林江金素，彰化員林人，大正9年（1920）出生。爸爸叫做江未號，¹這是因為他小時候要報戶口，一時還沒有取名，所



江金素女士與家人合照

江金乾（前排右一）、江金素（前排左一）、江允治（前排左二）、江金石（後排右一）

- 1 江未號，彰化員林人，日治時期經營通成商店。1928年與商友成立員林商工會，擔任理事；1930年經營東洋ホテル，並任員林煙草酒類小賣人組合評議員。1933年赴滿洲視察商況，1935年任員林街政研究會委員、員林郡下保正。戰後，與陳堆玉等人於員林共同經營大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。參見〈員林商工會 創立總會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28年3月27日，夕刊第4版；〈員林／新築旅館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0年5月17日，夕刊第4版；〈員林煙酒小組 役員指名發表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0年8月6日，第4版；〈員林商工會理事江未號氏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3年9月1日，夕刊第4版；〈員林／發起人會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5年3月31日，第12版；〈大成企業公司 擬收容失業工人 並救濟殘廢孤兒〉，《臺灣民聲日報》，1948年3月24日，第2版。

以長輩就給他取名「未號」；我媽媽則叫做游貫勢。我還有一個姊姊叫江金乾，一個妹妹叫江允治，一個弟弟叫江金石。

我爸爸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，如果去問老一輩的鄉親，大家一定都認識他。日本時代，他在員林街上郵局（郵便局）的對面經營通成百貨行，是街上最早興建的三層樓房，專門在賣日本貨；他也經營旅館（ホテル），爸爸靠著這個生意所賺的錢，作為我們的學費、生活費。爸爸既會賺錢又懂得理財，跟日本人的關係也很不錯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只要日本人來到臺灣，都住在我家，家裡大人跟那些日本人就好像結拜兄弟一樣，感情很好，大家一起享樂（做夥食好的飲好的，tak-ke chò-hóe chiah-hó-ê lim-hó-ê）。這樣子說來，我們家也算是有錢啦。蔣渭水和我爸爸的交情也不錯，以前他去臺北，就常常找蔣渭水見面，我還記得蔣家在臺北開了一間日光堂書店；²而蔣渭水也來員林找過我們，只是次數比較少，他又是長輩，所以我對他的認識有限。

在我九歲的時候，媽媽就過世了。小時候我不懂事，只記得我姊姊生病住院，媽媽去醫院照顧她，同時也求神問卜。但接下來我不知道怎麼一回事，我們就成為沒有媽媽的孩子。正因為媽媽很早就走了，兄弟姊妹之間更加相親相愛，長大以後各自都有不錯的家庭，長年保持聯絡。像姊姊大我四、五歲，我們都曾在日本留學，她學洋裁，比我早一點回臺；後來嫁到臺中，姊夫名

2 「日光堂」，1934年由蔣渭水之弟蔣渭川開設於臺北市的書店。戰後，1945年增資改名為「三民書局」，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被查封。此書局並非1953年劉振強、柯君欽、范守仁所創立的「三民書局」。參見石育民，〈二二事件前後蔣渭川（1945-1947）〉（臺中：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，2007），頁11、25、94。

叫林大春，他們的兒子叫做俊雄，但姊姊現在已過世了。妹妹也是嫁到臺中，她嫁給林丁山，³ 現在還活著；妹婿曾經代表國民黨參選臺中市長，可惜沒有當選。弟弟從小在小學校讀書，⁴ 最高學歷是中學畢業，他擅長說日本話，當過日本人的通譯，也曾在日本會社上班，後來繼承了我爸爸的財產跟事業，如今他也已經過世了。不過，在媽媽過世之後，爸爸娶了一位阿姨，他們之間也生了小孩，只是我們很少跟這些弟妹聯絡。我想，經過了幾十年的時光，我都九十幾歲了，江家同輩的人大概也沒剩下幾個人了。

此外，江家在員林算得上是大家族，所以在戰爭時期我們改姓江原（えはら），但很少使用，其他人還是叫我們原來的名字，戰後我們又改回原名。我的三堂哥江金泉也是生意人，原本他和我爸爸一起做生意，後來獨自到臺北發展，也有自己的一片天。堂哥長得英俊（緣投，iân-tâu），生的女兒自然很漂亮，他的大女兒嫁給新光保險公司的後代，大女婿和三堂哥是在打麻將

-
- 3 林丁山（1920-1996），臺中人，畢業於日本拓殖大學。後進入日本陸軍預備經理學校，畢業授階日本陸軍主計少尉，奉派至滿洲國服役。戰後返臺，1947年任臺中市西區副區長，1948年任西區區長，1958年任臺中市市議員。1968年經國民黨提名，競選臺中市長，未當選。此外，其事業多元，愛好運動，曾任臺中市柔道會委員、臺中市體育會常務理事、臺中市棒球委員會主任委員、中華民國棒球委員會常務理事、臺灣省棒球委員會會長、臺中市網球委員會委員、中山健身會會長。參見國立中興大學修纂，《臺中市志·人物志》（臺中：臺中市政府，2008），頁46-47。
 - 4 江金石於1935年入學員林小學校（原址今為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）。參見〈員林／共學許可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5年3月29日，夕刊第4版。

的場合認識，他喜歡三堂哥的大女兒，堅持要娶她；二女兒則參選過中國小姐；三女兒也不輸兩個姊妹，一樣很漂亮。

二、寄讀日本

自從媽媽過世之後，我就被送去日本讀書，住了十多年，我可以說是在日本長大的。那時候我年紀很小，由爸爸的日本友人篠原先生帶我從基隆搭船出發，到了日本神戶就寄住在他家。爸爸固定寄生活費、學費給我，而篠原先生也很照顧我，所以我就留在神戶讀小學、中學，到了大學才去大阪。

我在神戶的平野小學校⁵就讀，中學就讀一間教會女學院。回想當時，我最喜歡的科目是音樂，因為唱歌很開心，也不用動頭腦，況且我很會唱歌，天生歌喉不錯。上課時，音樂老師常常考我們音樂、樂理，被點到的人就得上臺唱歌，不一定是唱歌曲，有時候是唱音符，這些通通難不倒我。對於體育我也很在行，特別擅長體操，體操考試常獲得高分，躲避球（ドッジボール）比賽的時候我也都留到最後才出局，不會隨便就被球打到。

我覺得音樂要看興趣和天分，有人擅長就有人不擅長。像中學班上有一位朝鮮來的同學，實際上她本身是日本人，只是隨著家人定居在朝鮮，然後再從朝鮮回到日本讀書，這個同學很會讀

5 平野小學校，創立於1874年，1891年改稱「平野尋常小學校」，1893年改稱「平野尋常高等小學校」，1941年改稱「平野國民學校」，1947年改制為「神戸市立平野小學校」。參見神戸市立平野小學校「沿革史」，http://www2.kobe-c.ed.jp/nhr-es/?page_id=46（2015年7月31日檢索）。

書，音樂比較差，老師還打算要我教她唱歌。但後來我沒有教她，因為一個人在神戶生活，又要顧課業，沒有什麼時間幫忙同學。講到這個，我們讀書時每一個科目都要很用心，老師也會嚴格要求，不能偏重某一科或放棄某一科，再怎麼不喜歡都要讀，就只有體育、音樂最輕鬆。因此我的各科成績都很平均，沒有不及格。

要考大學的時候，中學的師長鼓勵我讀音樂，而我也有興趣打算報考音樂學校，只可惜爸爸不同意，他認為我以後又不會登臺表演，應該選擇對未來職業有用的科系，於是我選了藥學。對我來說，這個選擇只是為了符合爸爸的要求，無所謂有沒有興趣，因為我是隨遇而安的人，不會很在意這些事情。比如說，我就讀的中學沒有其他臺灣人，只有我一個人，雖然感到寂寞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，因為我已經在日本讀書了，就乖乖地把學業完成。所以大學也是一樣，好好地讀書，畢業後就返臺工作、結婚，一路走來算是很順利，沒有多想其他的事。

我考上的是帝國女子藥學專門學校，⁶校方最引以為傲的是藥專歷史悠久，學生一畢業就有工作（頭路，thâu-lō̍）。我班上只有三個臺灣人，一個是我，一個是從臺南來的吳玉雀，另一個是從桃園來的同學，名字我忘記了，因為桃園的同學在結婚後才到藥專讀書，我跟她的互動比較少，而且沒幾年她就過世了，所以

6 指「帝國女子醫學藥學專門學校」，即今東邦大學。創立於1924年，初名「帝國女子醫學專門學校」，1927年增設藥學科，1930年更名為「帝國女子醫藥學專門學校」。1947年改稱「東邦女子醫學藥學專門學校」，1950年改制為「東邦大學」。參見額田記念東邦大學資料室，<http://www.archives.toho-u.ac.jp/outline/index.html>（2015年7月31日檢索）。

我老早忘記她的名字。吳玉雀跟我的往來比較多，她來過我的故鄉員林，但只來玩過一次，她也很短命，畢業後沒幾年也過世了。

從小學開始，就學期間我每年都會回臺灣兩、三次，一次在日本新年，有兩週假期，或者在春假才返臺，就是3月櫻花開的時候；另一次是7月暑假。我都從神戶搭船直航到基隆，需要四天三夜才能抵臺。我阿媽很捨不得我去日本讀書，一回到家，老人家一定抱著我哭，說讀書那麼艱苦，要我乾脆別再去日本。儘管我很想念家裡的一切，但待在家裡一久，又覺得無聊，常常暑假還沒結束，就急著要回學校。我確實比較喜歡學校生活，又可以四處玩樂，就連我的堂兄弟也半鼓勵半開玩笑地說，我怎麼那麼傻，回臺的船票錢拿去當旅費就有了，為什麼不多去日本其他地方走走？雖然戀家，但一收假我還是回日本，等到下一次放假再返臺。阿媽阻止不了我，就偷偷塞錢給我，怕我出外吃不飽、穿不暖；我也會從家裡拿些日本貨品，像是牙膏這方面的日常用品，一方面自己用，就不用再花錢買，一方面在學生宿舍（學寮）向其他同學兜售，因為我拿這些日常用品不用成本，藉此就能賺些生活費，所以別人都說我很聰明，有生意頭腦。

我年輕的時候很愛美，記得好像中學時代就燙頭髮了，我也穿和服、連身洋裝（one-piece），愛買不同款式的帽子，而帽子是我這輩子最喜歡的配件，只要看到喜歡的就買，家裡堆了很多年輕時候買的衣服、帽子。我能夠買這麼多服飾配件除了在日本讀書可以知道流行趨勢外，也是因為家裡的經濟允許，所以當時日本流行什麼樣式的服裝，我就當先鋒，跟上流行尖端，回到員林都會引起別人的注意。

當時要順利畢業取得文憑是很不容易的。剛入學時，我們那一屆各科系學生加起來有上百人，畢業之時就只剩幾十個人。在學期間，我很守本分，該讀書就讀書，可以玩就去玩，不會執著一定要第一名，因此成績平平，能夠畢業就好。之後，我也通過藥劑師考試，這樣子就有許可證（めんきょしょう，免許證），可以自己開藥局，也可以租借牌照給別人。遺憾的是，很疼孫子的阿媽好不容易期盼我畢業回臺了，卻在我出嫁之前，大概是我二十一、二十二歲的時候就過世了，享年八十多歲，我感到很傷心。



江金素女士自藥專畢業後回員林所攝，身穿著緋色和服，是她非常喜愛的一套和服。

總之，每次想到當年我獨自在日本生活、考試、讀書，外出懂得坐電車，能夠區分電車路線，也可以一個人參加大學入學考試，就覺得自己很厲害，值得驕傲。再者，我最喜歡的還是音樂，可以說是我一輩子的興趣，以前煮飯都是邊煮邊唱歌，而每年日本 NHK 的紅白歌合戰，對我來說是大事情，不但我會準時收看，也要我的女兒將節目錄下來，再將錄好的節目分送給家裡每個人欣賞，還要抽問他們看了沒有。只是現在老了，記性變得很差，一堆歌詞、旋律都忘了，漢字也不太會寫，只能用平假名（ひらがな）表達。甚至有時候眼鏡拿下來放旁邊，一下子就忘了，還在四處找眼鏡。

三、在臺結婚與我的夫家

昭和 16 年（1941）我從帝國女子醫藥學專門學校畢業後，先回到臺灣，在吉田坦藏⁷的醫院當藥劑師，工作了一兩年，就跟我先生結婚。其實，婚前也有人追求我，就讀藥專時一位宿舍同學（寮友）的哥哥，是醫科的學生，他對我很有好感；每次回

7 吉田坦藏，1875 年生，日本兵庫人，京都第三高等學校專門部醫學部畢業，後入大阪石神病院任職。1902 年起入臺北醫院任職，兼總督府醫學校教授。1907 年赴德國留學 3 年，返臺後擔任臺北醫院內科醫長、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醫院醫長、副院長兼中央研究所技師。1922 年退職，在臺北市築地町開設吉田內科醫院，其間亦任臺北州協議會員，1935 年續任臺北州會議員。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「臺灣日記知識庫」，<http://taco.ith.sinica.edu.tw/tdk/%E9%A6%96%E9%A0%81>（2015 年 7 月 31 日檢索）。

臺，我和那個女同學及她的哥哥，還有其他臺灣人學生，都會一同搭船。後來，那位男生的爸爸找我爸爸談婚事，可是我爸爸不願意，就沒下文了。

我在二十四歲結婚，我先生叫做林欽明，大正2年（1913）9月27日出生，臺中潭子頭家厝人。林家也是地方上的大家族，他的父親（即我的公公）林春木⁸當過潭仔墘（今潭子）的組合長，史明（施朝暉）留學日本時，公公還資助過他；而我先生在兄弟裡排行第三，前有大哥（林紹勳）、二哥（林肇基⁹），後有弟弟林克宏。¹⁰不過，由於我公公年輕時當過林家另一房林瓊彰¹¹

-
- 8 林春木（1886-1959），臺中潭子人，少習漢學，後入國語講習所習得日語。1903年任潭子區書記，1920年任潭子信用組合常務理事，1923年任組合長。亦擔任過潭子庄協議會會員、豐原水利組合評議員。參見漢珍「臺灣人物誌」資料庫，<http://libdata.ascc.sinica.edu.tw:8080/whos2app/start.htm>（2015年7月17日檢索）；《林氏宗親雙美派下族譜》（臺中：祭祀公業林雙美公管理委員會，1998），頁89。
- 9 林肇基（1911-1994），臺中潭子人，1937年滿洲醫科大學醫學專門部畢業。曾任日本赤十字社奉天病院醫師、安東市衛生醫院院長。戰後回臺，任臺中市西區衛生所主任，並開設「肇基醫院」，擔任過臺中市醫師公會監事。娶謝青娥，為謝秋濤的女婿。參見許雪姬等訪問，藍瑩如等記錄，《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，2014），頁363；《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》（臺北：臺灣省醫師公會，1966），頁134；《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 臺北市醫師公會會員名冊》（臺北：臺灣省醫師公會，1975），頁143；《林氏宗親雙美派下族譜》，頁120-122。
- 10 林克宏（約1917-1982），臺中潭子人，日本東京錦城中學畢業，後畢業於旅順工科學大學。參見漢珍「臺灣人物誌」資料庫，<http://libdata.ascc.sinica.edu.tw:8080/whos2app/start.htm>（2015年7月17日檢索）；呂春長，〈永存的房屋（林克宏長老葬式講詞）〉，引自「澎湖伯講道集」，<http://road.fun.net.tw/>（2015年7月17日檢索）。
- 11 林瓊彰（約1868-1931），臺中潭子人。1899年被日人推為保長，1905年

的記帳生、書記，而林瓊彰疼愛次子林焯南、四子林培松，在次子林焯南早逝後，林瓊彰就找我公公商量，希望他的一個兒子過繼給林焯南當兒子。不知道怎麼選的，最後就選了我先生去繼承林瓊彰家族的香火。

雖然如此，我先生並沒有被要求住進林瓊彰家裡，還是繼續住在頭家厝的親生家庭，而且林瓊彰家族收租後，都會撥一份給我先生當作學費。林瓊彰家族是真正的有錢人，擁有幾百甲的山地、田園，後來我先生接下其中的三、四十甲山地。收租所得也算我們一份，甚至多年以後我們搬到海外，我們仍分有收租所得，只是這些錢都送到頭家厝保管，我先生跟原生家庭的兄弟感情好，又覺得自己當醫生，有辦法賺錢，不太計較錢的事情，這些錢就由我大伯（指林紹勳）拿去用。不過，那個林家的土地漸漸被後代處理掉了，剩下的不多，倒是我先生的收入足夠養家，不需要急著賣掉土地，就把那些山地留下來，而這些田產對我兒女日後的事業發展也有些幫助，可以給他們當資金。

我先生完成小學教育後，到淡水中學就讀，每當放假的時候，時常到士林拜訪堂兄林濟川，¹²他是史明的父親。在臺灣

任臺中廳潭仔墘區街庄長，1910年任臺中廳潭仔墘區區長，1926年任豐原郡役所潭子庄庄長。而林瓊彰高林春木一輩，與其父林以彰為兄弟。參見漢珍「臺灣人物誌」資料庫，<http://libdata.ascc.sinica.edu.tw:8080/whos2app/start.htm>（2015年7月17日檢索）；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「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」，<http://who.ith.sinica.edu.tw/mpView.action>（2015年7月17日檢索）；《林氏宗親雙美派下族譜》（臺中：祭祀公業林雙美公管理委員會，1998），頁86、89。

12 林濟川，1893年生，生於臺灣豐原，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、日本明治大學商科專門部畢業，曾任米穀移出商同業組合囑託，並曾在林本源家任職，林熊祥派其長期赴廈門、漢口經營林家之投資事業。1938年擔任廈

完成中學學業後，就到日本就讀早稻田大學商科，昭和9年（1934）才轉學到滿洲讀滿洲醫科大學（今中國醫科大學）專門部，這可以說是由三伯（指林肇基）起頭的。本來呢，三伯也在日本讀大學，那時候他已與謝青娥結婚了，他的岳父（謝秋濤）¹³好像在滿洲國的衛生局當技正，算是有勢力的人，就把三伯拉過去，讓他轉學到滿洲醫大讀書，他是兄弟裡最先去滿洲讀書的。之後一個接一個，我先生、四伯（指林肇周¹⁴）都去讀滿洲醫大，

門特別市政府公賣局長。林除在實業界，也參與政治活動，參加文化協會，也曾擔任過《臺灣青年》的編輯，其妻施阿秀，出身臺北士林施家大戶。興南新聞社編，《臺灣人士鑑》（臺北：興南新聞社，1943），頁455。林進發，《臺灣官紳年鑑》（臺北：民眾公論社，1933），頁532。永遠的革命者史明與獨立臺灣會網站，<http://www.tw400.org.tw/1sitebrief/1abstract/1family/1family.html>（2015年10月28日檢索）。

- 13 謝秋濤（1891-1977），祖籍廣東蕉嶺，1912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，1914年由東京北里研究所講習會前往東北，曾任奉天省公署警務署事務官、總務廳衛生科長等職，1937年進入滿洲醫科大學研究室從事研究。1946年返臺，於臺北汐止行醫，1971年行醫滿45年，受表揚為資深醫師。參見許雪姬等訪問、藍瑩如等記錄，《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》，頁334、375；〈醫師公會慶醫師節 贈獎資深醫師〉，《經濟日報》，1971年11月13日，第8版。
- 14 林肇周，1912年生，臺中潭子人，為林欽明的堂兄，1938年滿洲醫科大學醫學專門部畢業，前一年已被登記為滿洲國醫師。戰後返臺，繼續行醫，曾任豐原衛生所主任，並開設「林肇周醫院」。1988年行醫滿50年，受表揚為資深醫師。參見許雪姬訪問、鄭鳳凰等記錄，《日治時期在「滿洲」的臺灣人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2），頁23；〈來函〉，《臺灣民聲日報》，1958年8月21日，第2版；《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》（臺北：臺灣省醫師公會，1966），頁143；〈醫療簡訊 衛署與醫師公會今表揚績優醫師〉，《民生報》，1988年11月10日，第23版。

六叔（指林克宏）¹⁵ 則就讀旅順工科大學，但我不知道六叔為何要到滿洲讀工科大學，不跟著他的哥哥一起學醫。而他們在滿洲的時候，我先生和三伯都是一邊讀書，一邊在謝秋濤那邊工作，我先生很體貼家人，薪水都交給三伯，想說由哥哥統一分配就足夠生活了，還請他爸爸不用寄錢給他們；但有時候他爸爸還是會寄錢，三伯收到了，反而將錢交給我先生。這也是他們兄弟之間感情融洽的另一個證明。



林欽明先生就讀滿洲醫科大學
在校園留影



就讀旅順工科大學六弟林克宏
獨照

15 林克宏，畢業於旅順工科大學機械科，戰後在上海大陸重工業株式會社當技師，1945年10月13日申請加入上海臺人組織的「新臺灣同志會」。Q130-63-6（4），社團，會全宗彙集，〈新臺灣同志會上海特別分會入會申請書〉，藏中國上海市立檔案館。



中國醫科大學，前身即滿洲醫科大學

昭和 13 年（1938）我先生自滿洲醫大畢業後，就在大連醫院（當時稱大連病院）工作，他的工作環境裡有很多日本護士（看護婦），他是有機會與這些護士結婚，但是家裡長輩尚未答應，他不敢自己決定要娶誰。後來，我先生恰好請假回來臺灣，一個叫「阿新姐」的職業媒人就幫我們撮合婚事。當然，起初在說媒的時候，我並不知情，只有我爸爸跟著媒人去偷看我先生，剛好看到他赤腳挑肥去菜園澆菜，看起來很努力工作、又老實的樣子，令爸爸相當滿意。到了相親那天，我爸爸帶著我一起去，我才第一次見過我先生，也看到未來的公婆，雙方家長都滿意了才決定這樁婚事，所以相親不久後我們就結婚了。

我和我先生是在臺中神社結婚的，女方沒有收聘金，但是爸爸給我的嫁妝很多，從百貨行拿來的布疋也不少，我婆婆笑說都可以另開一家百貨行了。婚後，我們住在夫家頭家厝一陣子，之後才一起前往滿洲。我個人對滿洲沒什麼概念，想說信任我先生，他在滿洲那麼多年了，由他帶著我去就對了；我一直以他為中心，嫁給他是我這輩子最快樂的事。



1943 年林欽明與江金素結婚合照

四、大連生活

我們夫妻倆在滿洲大連住了六年，算是最辛苦的一段日子，搬過六次家，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住的地方。在臺灣要前往大連，可以從基隆港出發，直接坐船抵達大連，¹⁶ 一下

16 1932 年 11 月，始由大連汽船會社開闢「臺灣——大連」直航路線，以該會社山西丸、山東丸做為往返船隻。1933 年，近海郵船會社、大阪商船會社也分別以神州丸、中華丸加入直航路線。至 1940 年，近海郵船會社的門司丸再加入直航。此航路兼顧載客、貨運，路線從大連出發，直達基隆後續往高雄，接著折返基隆，最後從基隆再前往大連；一個月多達 6 個船班。參見〈大連汽船が 本島に航路を開く十一月から月三回二隻で 大連、基隆、高雄を結ぶ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2 年 10 月 13 日，第 5 版；〈郵商船兩社協定 開設大連直航路 合前四隻月六往復〉，《臺

船，大連港碼頭全是苦力，這些人全身髒兮兮，我非常害怕；當時我的穿著很樸素，那裡的中國婦人穿著旗袍，全身相當閃亮（kim-sih-sih），光是服裝就差很多，我覺得不自在。而我先生離開我去叫馬車，留我一個人原地顧行李，我感到更加驚恐，想說自己分不清東南西北，他又不趕快回來，萬一他迷路找不到我，該怎麼辦？畢竟是那麼生疏的地方，我站在路旁，沒有認識的人，大家好像都在看我，對我很好奇，我實在很害怕。好不容易我先生回來了，我的眼淚就流下來。

到了我先生住的地方，他本來是單身漢（獨身仔），向一個中國人租屋，居住空間很狹小，跟廚房（灶腳）差不多，有時候他在外面吃，有時候他自己在走廊煮飯，這時候夫妻倆一起擠在那個小房間，空間就更不足了。不過，幸虧有很多日本人也向那個中國人租房子，那個房東則委任一位臺灣人醫生代為管理租屋，所以有不少日本人當我們的鄰居，不然我都覺得我會完蛋。至於第二次住的地方，也是結婚初期向朋友租的房子。因為我一個藥專同學剛好跟她的兄嫂在大連開業，他們家三樓的租戶搬走了，有空間可以租給我們，我們就搬去那裡，居住空間大了許多，而且附近就是大連病院，我先生上班也方便。之後雖然又搬了幾次家，但是我們已經有能力買房子。

為什麼我會覺得大連的日子最辛苦？主要是因為一開始我不太適應生活，家庭還需要仰賴我先生打穩基礎，更因為戰爭影響，局勢很不穩定。好比說那裡很冷，常常下雪，出門都要搭馬

灣日日新報》，1933年1月18日，第8版；〈臺灣と大連間に 貨客船が就航 廿一日改造の門司丸出帆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40年4月17日，第5版。

車，是主要糧食，雖然高粱不好吃還是要吃，這些都是讓我很不習慣的地方。還有，在臺灣我是小姐，很少做家事，什麼都不懂，我以為南瓜在烹煮前要削皮，其實是不用削的，切塊就好。到了大連，我必須學會買菜，買菜時還要排隊，也不知道時價，一斤怎麼賣，不小心就買了一大把，我怕被我先生笑，就偷偷把菜丟掉（tim-tiāu），不要被他發現買了這麼多菜。幸好我們隔壁住了坂田太太，我都靠她的幫忙，帶我去買菜，改善許多窘境。而這樣的環境磨練下來，從以前什麼都不會，到現在什麼都會，我已經很會煮菜了，女兒的廚藝都是我教的呢。

語言方面，原本我也以為滿洲跟日本一樣，用日本話就好了，沒想到中國話在滿洲是很重要的，出門都要講中國話，只有遇到日本人或懂日文的人才有機會講日本話，可是我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講，所以我大多只能跟日本人講話，也盡量到日本人開的商店買東西，連戰爭時疏散（疏開）躲空襲我也是跟日本人躲在一起。反而是戰後回到臺灣，我才學會一點點國語（北京話）。

婚後來到大連，我先生繼續在大連醫院工作，很辛苦，我則要打理家裡，生活忙碌沒有什麼休閒活動；就算有時間，夫婦倆空手來到這裡，也沒什麼財力。像他每個月的薪水（月給）要拿出一部分供六叔在旅順工科大學讀書，甚至從存款簿（寄金簿）領錢資助他，起初我誤以為我先生那麼會花錢，後來才知道他們這些兄弟感情很好，錢都拿去互相幫忙。等到小叔要畢業了，我先生一樣拿錢給他做一套西裝（せびろ，背広）。我想，其他在大連的臺灣人也差不多，生活不容易，都自顧飯碗，當時沒有組織同鄉會，也比較少聚會；加上我先生比較安靜，也不喜歡參加聚會活動，重心都放在家庭跟他的兄弟身上。我很體諒他，當大

女兒、二女兒要出生了，我顧慮到我先生在上班，不想打擾他，都是我自己坐馬車去赤十字社大連醫院生產的。我忘了是大女兒還是二女兒，剛生出來哭得很小聲，可能出生時氣管被臍帶束縛到，後來才愈哭愈大聲。

雖然我們沒有什麼休閒娛樂，但親友來訪和少數幾次逛街還是有的。我五姑（林佩儀）跟她丈夫張炳興¹⁷在山東，婚前她先生已在青島醫專（今青島大學醫學院）就讀，結婚時還沒畢業，有時候我先生也寄錢給他們。他們曾經來大連找我們，待了一個禮拜，當時我們夫妻倆還住在單人房，四個人一起住，空間就更擠了。不只如此，我有一個男性朋友是日本大學醫學部畢業的，他的太太姓江，也是我的親戚，小我一兩歲，我們小時候常常玩在一塊，在大連的時候他們也是常常禮拜天放假就來我家。有一次，他們找我去鬧市（鬧熱街仔）逛百貨公司購物，當時我大女兒還在吃奶，都已經哄她入睡了，我們只好把女兒放在床暖房（オンドル，下面有暖房的床）讓她繼續睡，幾個大人就這樣子出門。沒想到我們一回來，就看到我女兒在門後地上哭得要死，我看得心如針扎（心肝若紮咧，sim-koaⁿ ná chat-leh），也覺得奇怪，床暖房那麼高，下面有空間可以燒火、放東西，一個小孩子是怎麼下來的？用爬的？還是摔下來的？每當想起這些在大連生

17 張炳興，臺中人，1943年畢業於青島醫學專門學校（第一屆），曾任職於河南開封同仁會醫院，戰後返臺，服務於月眉糖場醫務室，並開設「張小兒內科診所」。參見陳力航，〈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醫師（1895-1945）〉（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1），頁53-54、90；《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》（臺北：臺灣省醫師公會，1966），頁143。

活的事，真是覺得又有趣又心酸。



夫妻二人，攝於大連百貨店寫真部，此時林江金素懷著身孕

昭和 20 年（1945）的時候，日本戰輸了，我已經忘記當年是怎麼知道戰敗的消息，當時局勢很亂，我又沒有收聽廣播消息，只靠別人傳來消息，在日本戰敗不久後大家就知道了這個消息。但我只知道日本敗了，就要準備回臺，留在滿洲也不是辦法，我的話語不通，也不曉得中國政府會怎麼對待臺灣人。

日本一輸，很多日本人都躲起來，日本女人都把眉毛剃掉，

剪短頭髮，女扮男裝。蘇聯軍隊和八路軍混雜一起，我看到他們在街上走來走去，可能裡面也有國民黨軍隊，八路軍和國民黨軍人都是中國人，我分不出八路軍和國民黨軍人；倒是這兩個軍隊是對立的，有八路軍的地方，應該不會有國民黨軍隊出現。講到蘇聯兵，士兵的素質也很差，只要比較漂亮的日本女人在路上被發現了，就會被蘇聯兵拖去車上強姦。當地的民宅，也要證明是中國人的房子，不然蘇聯兵就會闖進去搶劫，我的鄰居有一戶是日本人，來不及證明那是向中國人租來的房子，蘇聯兵就進去搶，我在室內透過窗戶偷看，覺得很恐怖。而我們住的屋子已證明是中國人的房子，卻還是害怕兩個孩子動不動就哭，一旦被蘇聯兵發現了，不知道會有什麼下場，只好把孩子藏在一個小隔間裡。

不過，並不是想回鄉就可以馬上起程，當時大連街上原由日本人經營的商店，一戰敗就被中國人接收，日本人沒錢，又急著回日本，不得不拿家裡的東西擺在街上變賣，所以街上還是有一些人活動，日本人變賣物品賣得並不順利，有的是賣不了幾個錢，有的是被蘇聯兵直接拿走不付錢。我先生也想變賣一些家裡的東西，一來那些是日本的東西，怕惹麻煩，二來雖然可以籌錢回臺灣，卻換不到太多錢。所以在這兩個因素考量下，我們暫時留下來，我先生繼續待在大連醫院，可是旅費實在昂貴，他必須賺多一點錢，不久就換到大連的至誠醫院工作，至誠醫院是中國人開的私人醫院。當時局勢正亂，我們一直很害怕會被軍隊欺負，我先生去至誠醫院工作後，我們一家就搬到醫院住，至少住了一個禮拜；四伯也躲進至誠醫院一陣子，他同樣害怕遇到蘇聯兵，應該也是躲了一個禮拜才沒有繼續躲。

後來，我先生自己在大連開業，叫做「欽明醫院」。這家醫院位在一條中國街上，但也有不少臺灣人聚居在這裡；當時有一個臺灣人在這條街上開店做生意，戰後他要回臺灣了，我們把他的店舖頂下來開診所。雖然自己開業，但我先生卻更加辛苦了，這間屋舍室內沒有自來水可用，他必須去外頭接水，再把水提回來，讓我方便使用；也沒有廁所，大小便都在桶子裡解決，再拿去外面倒。縱然我有藥劑師的資格，不過在克難的情況下要照顧小孩又要做家事，生活瑣事就忙不完了，我無法幫我先生的忙。加上語言不通，只有我先生會講中國話，他一個人扛下醫院的大小事，也靠他自己配藥（拆藥仔，thiah-iòh-á）。

開業後還發生一件事，就是有一個臺灣人從外地來到大連，他要回臺，想說看看大連有沒有開船，結果等不到船，無處可去，就來醫院當藥劑生，我們還讓他睡在醫院。沒想到他才工作了兩、三日，醫院就不見一堆東西，都被那位藥劑生拿到黑市（賊仔市）變賣，我先生只好又把自己的東西買回來。我想，那時候我唯一能幫得上忙的，就是收入存到一定程度，就拿去買金條保值。要離開大連時，爲了方便攜帶家裡的黃金，我請人將金子熔成細條狀，藏在空心的傘骨裡，才平安將黃金帶回臺灣，沒有被人偷走拐走。如果問我在大連生活的感想，我會說，大連的錢很難賺。

由於不少臺灣人在滿洲，我先生又在大連當醫生，因此我們也認識一些當地的臺灣人醫生。例如南投人劉萬，¹⁸ 跟我們是熟

18 劉萬（1910-1980），彰化花壇人，滿洲醫科大學本科畢業，該校附屬醫院皮膚科研究一年，1941年在滿洲大連開設仁生病院。戰後，病院難以經營，改賣藥度日，1948年始返臺。後擔任南投集集衛生所主任，並開設

識，大家在大連就認識了，常與我們往來，他也在大連開業，但戰後他沒有和我們同時返臺，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回來的。簡仁南¹⁹也是大連時認識的，其他還有廖泉生、²⁰孟天成。²¹廖泉生回

萬全醫院。參見許雪姬訪問、鄭鳳凰等記錄，《日治時期在「滿洲」的臺灣人》，頁123-135、495。

- 19 簡仁南(1897-1969)，臺南人，1921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。先返鄉行醫，再至大連滿鐵附屬醫院任職，繼而留學日本大學醫專。嗣後又於奉天開業仁和醫院。戰後未返臺，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，擔任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員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、大連市立醫院副院長等職。後被整肅鬥爭，憤而自殺，獲救後判處勞改。參見〈赤崁特訊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22年8月6日，第6版；許雪姬等訪問、藍瑩如等記錄，《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》，頁262；〈簡仁南自殺未成 被匪判處「勞改」〉，《中央日報》，1960年7月9日，第2版；〈大連臺盟的創建人簡仁南〉，http://dlxq.runsky.com/content/2011-03/01/content_3834657.htm 下載日期：(2015年8月11日檢索)。
- 20 廖泉生，1916年生，臺中人，1939年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畢業。曾任日本赤十字社病院皮膚泌尿器科醫師，1945年於瀋陽開設仁愛醫院；1946年獲滿洲醫大博士學位，同年返臺。1947年在臺中開設仁愛醫院，亦擔任過臺中市醫師公會理事。參見許雪姬訪問、鄭鳳凰等記錄，《日治時期在「滿洲」的台灣人》，頁22；《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 臺北市醫師公會會員名冊》(臺北：臺灣省醫師公會，1975)，頁143。
- 21 孟天成(約1881-1966)，臺東人，1904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，1906年任總督府醫學校雇員，1909年任醫學校囑託。1912年赴中國東北大連宏濟病院行醫，1936年獲醫學博士學位。亦為大連博愛醫院院長。戰後未返臺，1946年任大連市臺灣省同鄉會會長(簡仁南為副會長)；同年，其博愛醫院被中共接收，改為大連市公安局醫院，仍任院長。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，曾任大連市政協委員。參見〈餵飽了啜て二十三年 本島人醫師此奇病を癒す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5年4月28日，第7版；〈大連の孟天成氏 醫學博士の學位授與 臺灣出身の研究家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6年5月1日，第7版；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「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」，網址：<http://who.ith.sinica.edu.tw/mpView.action> (2015

臺後在臺中開仁愛醫院。我只知道這些醫生，可惜我先生已經過世了，他熟識更多在東北行醫的臺灣人醫師。

五、戰後返臺

等到有錢可以回臺灣，回程並不順利。有一天一位患者來敲門，竟然說官廳要抓人，那時候我們都急著要離開大連了，可是傳來這樣的消息，我先生只好先跑去別的地方躲藏避風頭。我的心裡實在是很不安，也沒什麼辦法，最後就帶兩個孩子先坐上卡車(トラック)，去錦州等帆仔船，幸好沒多久我先生趕來錦州跟我會合，要是他來不及，我們母子三人就要先行返臺。與我們同行回臺的還有四伯，他在大連開一間小診所幫人看病，他沒有太多顧慮就結束診所，直接跟我們一起返臺。當時家裡很多東西都已經送給別人，來不及處理的東西也覺得沒關係，大家都是這樣的想法，或許覺得可能還有回來的機會吧，大家抱著臺灣是自己的故鄉，戰爭結束了應該先回臺看看，之後還可以返回大連。

當時返臺，要在上海搭大船，所以從錦州到上海這一段路，大家必須設法合資僱請帆仔船。平均一個人花多少錢我不記得了，只記得我和我先生、兩個孩子、四伯(林肇周)，以及其他臺灣人，一共 10 個人左右，一起回到臺灣。可是，從錦州到上

年 7 月 17 日檢索)；許雪姬等訪問，藍瑩如等記錄，《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》，頁 384；陳倩榮，〈緬懷臺籍前輩孟天成〉，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「臺胞之家」網站，<http://www.tailian.org.cn/n1080/index.html> (2015 年 8 月 11 日檢索)。

海並不是一口氣到達，我們先坐船到塘沽，然後在天津大約待了一個禮拜，等候救濟總署的船，船開到上海，再等了一週，再靠救濟總署派船從上海回到臺灣。

帆仔船很簡陋，不只載人也運載貨品，乘客變成像在搭順風船，睡覺時睡船底。一路上也要自備糧食，我記得帶了麵包（パン）在身邊，麵包至少要帶一個禮拜的份量，中途上岸了再補給食物。其實食物份量並不夠，特別是從錦州到塘沽那一段路，因為剛出發就沒有風，船走不動，糧食都快吃光了，還沒到岸。於是船長問大家，你們有人帶著骨灰嗎？四伯說他帶著大兒子的骨灰，他把骨灰裝在背包裡要帶回臺灣，船長就把四伯兒子的骨灰拿去祭拜，唸了幾句話，我不知道是怎麼祭拜的，第二天航程很順利，在順風的情況下，一日之內就開到塘沽。

在大連生活時我們爲了生活奔波，沒什麼時間四處去玩，更別說去大連以外的地方遊山玩水，就連搭船時才知道搭船的地方叫做錦州，以滿洲的土地那麼寬廣來說，錦州離大連港不遠，兩地相距才幾個小時而已；但想不到因爲返臺而經過塘沽，反倒有機會四處看看。塘沽離天津不遠，三姆娘家（指謝青娥家）的人住在天津，所以船到塘沽，我們就去天津找他們，也順道去北京，看了皇帝宮殿（故宮）。我的兩個小孩還爬上去坐在皇帝的椅子，後來突然要上廁所，我趕緊抱他們去上廁所，這是遊北京比較深的印象，其他記得不多，因爲不安定，沒有心情好好地看風景，欣賞外地風光。

最難忘的還是坐帆仔船，每次回想當年，我都覺得自己真的很勇敢。因爲一個人回臺都不容易了，還要帶兩個孩子。船上載人也載著電土，用繩子網著放在甲板上。我也來到甲板上，腳下

就是大海，還是一邊抓著繩索（ロープ）穩住身體，一邊跪在那邊洗尿布，完全沒想到會有掉進海裡的危險，自己的膽子真大。上廁所也是很簡易的，不管大小號，外面就是大海，每個人抓好繩索，就蹲下去「放」到海裡了，浪高點時，冰冷的海水，還會潑洗屁股。這一路上，若和同行的臺灣人聊天，我們都用日語、臺灣話，若講到年份，也還是習慣用大正、昭和，要等戰後好幾年我才習慣改用「民國」。

至於其他戰後從中國回到臺灣的親友，沒有和我們同行。像三伯（林肇基）在安東開業，生意不錯，賺了不少錢，卻是晚一點才回來的，他在別人監視下趁著半夜偷跑，很多東西都沒辦法帶走，兩手空空回臺灣。五姑和五姑丈回臺後去豐原開張小兒科（張炳興），現在由他們的兒子繼承。三姆的爸爸謝秋濤也回來臺灣，住在臺北。六叔當了接收委員，也是晚一點才回臺。我不知道他畢業後是怎麼發展的，後來他就去上海了，可能有認識一些官員吧，身分變成中國籍，才有機會成為接收委員，記得他曾接收紙廠，政府還配給他一間房子，在中山北路。剛才提到的那位江姓親戚，他們回臺後在田中開業，而江姓親戚的哥哥江文湧²²回臺後也開了江小兒科，他的太太是林彩霞，有高女學歷。

22 江文湧，1916年生，彰化員林人，1940年朝鮮大邱醫學專門學校畢業。曾任大邱醫專小兒科教室助手、釜山府立病院小兒科醫師等職，1944年婚後於大連行醫。戰後返臺，1947年於員林開設江小兒科醫院。參見張素芬訪問，〈江林彩霞訪問紀錄〉（未刊稿）；陳姪媛，〈放眼帝國、伺機而動：在朝鮮學醫的臺灣人〉，《臺灣史研究》，第19卷第1期（2012年3月），頁91、97、116。

六、返臺之後

(一) 伴夫行醫

我們約在民國 36 年（1947）回到臺灣，在基隆上岸，由大伯接我們回去頭家厝，過一陣子之後我先生再北上到基隆找頭路（工作）。我們在基隆住了兩年，我先生在臺肥第一廠（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廠）當廠醫，我的大兒子就是在基隆出生的，大女兒、二女兒在大連出生，三女兒、二兒子則是我們日後搬去員林時所生的。

戰後的時勢變化不小，很多事情都須從頭做起，我們仍然為生活奔波。爸爸的事業也有了變化，日本時代他和日本人的關係很好，進口日本貨品在臺銷售，戰後爸爸與日本人的商業往來被切斷了，沒有日本貨源，沒辦法再做生意，爸爸就把百貨行收起來，只經營旅社，並把名稱改為「通成旅社」，一樣是三層樓的規模。旅社房間不多，記得才三、四間房間而已，也沒有正式登記，與其說是旅社，反而比較像是招待朋友用的，熟人來就提供房間，不然就是出租房間給別人。

林正南：小時候外公擁有一整排三層樓的店鋪，各棟之間都打通，從這間房子可以走到另一棟房子。

之後，我們搬回員林，在那裡租房子，但房租貴，只住了二、三年。民國 42 年（1953）搬去潭仔墘，回到我先生的故鄉，他在故鄉自己的房子開設「欽明醫院」。接著，我們把潭仔墘的房子賣掉，加上自己的積蓄，在臺中市買了一間房子。這間房子在復興路三段，位在酒廠（公賣局第五酒廠）對面。在這段時間，我先生不但在臺中市南區衛生所上班，也開設醫院看診。

這一間房子比較大，小孩子可以在屋內捉迷藏（覘相揣，bih-sio-tshūe），也是我們在臺灣居住最久的地方，孩子們都在那裡長大，如今則租給親友使用。跟我們租屋的親友，家裡有一甲地種植綠殼筍，以前當我回到臺中，他們都送我一堆新鮮的綠殼筍，若吃不完我就將綠殼筍醃漬成筍乾，分送給國外親友，大家對這些筍乾都讚不絕口。

隨著家中的經濟逐漸穩定，我先生知道我愛漂亮，就常常帶我逛街購物、買衣服、訂做衣服，或是去日本買貂皮大衣。我若想在衣服上增加一些變化，也會自行修改衣服，但我不擅長縫紉製衣，只會織毛衣。我主要還是買現成的衣服，雖然我也會買布料，但因買布還要請人裁製衣服，次數較少。另外，我也跟我的姊妹一起去紋眉（刺目眉）。

林淑貞：媽媽也會幫我們改衣服，等到我們姊妹要出嫁的時候，她會準備一些材質好的布料當作嫁妝，供我們以後做衣服使用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回臺灣後我的角色發生了變化，不僅是家庭主婦，在醫務上我也能發揮專長，替我先生分擔一些工作。他不特別著重某一科，他看診的性質就像是現在的家庭醫師，各種毛病都要診治，我稱之為「雜菜科」，不但要看內科，也有病患來看婦科，只差沒有接生而已，因此生活相當忙碌，患者也比日本時代還多；而我有藥劑師資格，這時候就可以幫我先生配藥，或者是幫他寫日文信，年輕的時候各種文書工作都由我處理，等於是先生的秘書。我很早就結婚了，照顧家庭是我最重要的事，根本不可能經營一家藥局，回臺後我就把許可證租給別人，收一些租金貼補家用。我先生身為醫生，這種職業雖然不錯，收入很

穩定，但稅金一塊錢都逃不了，每當他領到薪水，我還是得精打細算，他的薪水才足夠養家、繳稅金。

林淑貞：媽媽不光只是在藥局配藥，像爸爸在復興路的家替病人看診，她就幫忙招呼病人；有時候爸爸還沒回來診所，一些病人習慣爸爸看診的病人，情願在診所裡面等爸爸回來，在這個時候媽媽會去陪病人聊天。父母兩人很有默契，各自分擔工作，算是絕配。

我很樂於學習新知識，在兒女讀高中的時候，我曾上過料理課；織毛衣機上市的時候，我也去學如何操作使用。當時衛生所的人都說：「我會各種才藝（喔！先生娘逐項都會曉）。」每當想換新菜色或菜色不夠多的時候，我可以拿出自製的肉脯（bah-hú），我已經忘記製作肉脯的工夫是怎麼學起來的，對我來說結婚後就要會做家事、會煮飯，我可以看電視節目學作菜，也可以上課、看書、問人，比如以前我會定時租日文雜誌《婦人生活》、《婦人俱樂部》，裡面好像有料理教學。再不然，就自己想方法，既然吃過某樣菜色，大概就知道裡面有哪些材料、要怎麼料理，馬上試做看看。一兩年前，我還收看 NHK 的料理節目，可以親自下廚。

林淑貞：媽媽的確擅長自製肉脯，買里肌肉（口一スかつ）的時候精挑細選，不能雜有一丁點肥肉。其實她蒜頭也吃得滿重的，特別是在美國，她都覺得這裡的豬肉有腥臊味（bah-hiàn），更要拿洋蔥、蒜頭加以調味，才能做出滿意的肉脯。肉脯算是我們家的「特產」，媽媽的拿手菜還有炸雞，跟速食店的不一樣，這兩項菜色都是我們這些子女、兒孫從小吃到大的。

我更佩服媽媽的一點，就是她不停地吸收新知，收看 NHK

的料理教學，還有新聞報導，也會看日文雜誌、訂閱北美中文報紙《世界日報》。有些雜誌內容若是討論夫妻生活，敘述太過露骨，她就不准我們看。總之，有時間她就會看書，我都覺得媽媽的知識比我們還豐富呢。

還有，我變得很會拜拜，以前在日本讀書，後來又到大連，沒什麼機會學習拜拜。回臺住在復興路時，隔壁鄰居「萬吉嫂」信佛很虔誠，她教我怎麼拜拜，我跟著她信佛，學著祭拜祖先和其他神明，久而久之，什麼時候該拜拜，要準備哪些東西，都一清二楚。我家附近另有兩位醫生，一位是林葆源²³醫師；一位是林朝深²⁴醫師，經營順德醫院，而林朝深娶了日本太太，跟我很很有話聊，但宗教的事情就聊得不多，還是「萬吉嫂」比較專精。

提到在臺中生活，就必須提到三伯林肇基。三伯回來臺灣後，在臺中市西區衛生所服務，還擔任過衛生所主任，當我們想搬去臺中，他就介紹我先生去南區衛生所工作。三伯對我們真的很好，來到我家看到我一個人要照顧五個孩子，總是關心我，勸我請人幫忙帶；他們兄弟感情很親密，三伯想要自己開業、買房，沒有資金的時候，我先生馬上賣地贊助他。三伯走得比較早，他晚年不良於行，都坐輪椅，約1990年代初期在溫哥華（Vancouver）過世，那時候正南正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讀書，

23 林葆源，1920年生，臺中人，畢業於青島東亞醫學院（即青島醫專，今青島大學醫學院）；戰後，在臺中市開設「葆源醫院」。參見《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》（臺北：臺灣省醫師公會，1966），頁133。

24 林朝深，1921年生，畢業於臺灣大學醫學院，在臺中市開設「順德醫院」。參見《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》（臺北：臺灣省醫師公會，1966），頁134。

我們家有去參加他的葬禮。三伯有位兒子林佑蒼，他在溫哥華當醫師，當地很多臺灣人都習慣給他看診，其他兒子從事房地產開發、建築工程及公寓出租。

此外，我們在臺中開業之後，爸爸也來看過我們，可是他一直為疝氣（脫腸）所苦，一次跟他的店員去宜蘭爬山看木材，脫腸了塞不回去，被送去醫院，在病床上很痛苦，沒多久就走了，享年大約七十歲；過世後他的那些店鋪、房子也被賣掉了。現在四伯（林肇周）也已經過世了，而且六叔（林克宏）過世得更早。有天六叔在路上被車撞到，撞到後跟撞到他的人說沒關係，自行就醫；沒想到有後遺症，之後得到老人癡呆症，某天出門散步就沒回家。六叔沒有告訴家人到哪裡散步，家人接到電話才知道他跌落田裡未被人即時發現而死亡。現在我個人沒有跟他們家聯絡了，只有我兒子還有跟他們聯絡。六叔是位虔誠的基督徒，人也



1996年親友相聚

右二為林肇周、右三為林江金素、左三為林肇周妻、左二為林欽明

善良，跟我們關係很好。大女兒到美國留學，所需的學費、生活費是由六叔幫忙，透過教會匯給她。大女兒很會讀書，是家裡第一個來美國留學的孩子，那時候我們爲了栽培孩子，沒有錢就賣地籌錢。

在臺中開業行醫的，還有二姑的丈夫廖慶祥，²⁵ 他的專長是耳鼻喉科。二姑很會讀書，彰化高女畢業，不過她嫁去客家人家庭就變得很辛苦，可說是上山砍柴，下山挑水，婚後生了7個女兒，都一手帶大。二姑丈也做過議員，可惜他好像不小心得罪了別人，就被流氓殺死，當時二姑懷孕，第八胎是個男孩，但丈夫被殺害的那晚，她人在現場也受了傷，兒子保不住。²⁶

而自從我先生過世之後，我就沒有回臺中了，聽說臺中舊居環境變化很大，酒廠不見了，變成一大片的公園（指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）。

25 廖慶祥（約1911-1955），臺中新社人，1935年畢業於臺北醫學專門學校，在新社開業行醫，並曾任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醫院醫師。戰後，1955年新科當選臺中縣第三屆縣議員。參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「臺灣總督府（官）報」資料庫，<http://db2.lib.nccu.edu.tw/view/loginAction.php>（2015年8月12日檢索）；〈赤十字の巡回診療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37年4月22日，夕刊第2版；〈中縣議員候選人〉，《臺灣民聲日報》，1955年1月14日，第5版。

26 1955年3月12日清晨，一鄰人劉福朝攜刀闖入廖慶祥宅，殺害廖氏，並傷害其母廖阿娥、其妻廖惠綢（林惠綢），繼而自首。同年5月11日，劉氏被判處無期徒刑，褫奪公權終身；判決書載，劉氏疑心廖家破壞其與女友張幼金之戀情，故行兇。參見〈中縣議員廖慶祥 昨慘遭暴徒殺死〉，《商工日報》，1955年3月13日，第4版；〈新社昨晨大血案 現任中縣議員廖慶祥身死血泊中〉，《臺灣民聲日報》，1955年3月13日，第3版；〈兇手劉福朝 處無期徒刑〉，《自立晚報》，1955年5月14日，第4版。



廖慶祥、林惠綢夫婦結婚照，攝於1937年

(二) 對子女的養育

身為家庭主婦，家裡大小事都由我親自處理，就算有五個孩子要帶，也是我跟我先生一手帶大的，沒有請傭人或保母。以前大家養小孩都是餵食母乳，所以我也給每個孩子餵母乳，後來才不一定，有的人用奶粉餵奶。因為我都固定一邊餵奶，後來去看診，有的婦科醫生好心，關心我的胸脯怎麼明顯地一大一小，我告訴醫生是因為固定一邊餵奶的緣故。所以，關於小孩子的養育，我從餵奶的時候就把他們帶得緊緊的，基本上他們都很乖。

林淑貞：我們這些孩子備受父母疼愛，也被教導要遵守家教，不能讓父母擔心，因此我們學生時期還住在臺灣的時候，爲了我們好，難免會被打罵。記得我在曉明女中，有一次跟著妹妹和她的同學參加聖誕節報佳音，她同學很虔誠地信奉基督教，同學的媽媽又親手做好吃的包子，當天我們很晚才回家，一到家就被父母罰跪，又被皮鞭子打。現在媽媽已經忘記這件事了，但以前家教真的很嚴格。

林淑惠：當然，我們家也會重男輕女，不只如此，家裡還重視老么，就是在西雅圖發展的二弟正南。不過，這個不等於溺愛、偏心，我們每個孩子都感受到父母的愛心，也要求我們每個人都要乖乖聽話、讀書，所以當弟弟叛逆、不聽話，成爲學校教官「最愛」的時候，父母給他的「關注」就特別多。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才會說家裡特別重視老么。你們不知道喔，他以前喜歡留長髮，喇叭褲的褲管開得很大，爸爸看到後，就剪掉他的褲管，他絕對不敢抗議；現在講起年輕的事，他倒是很得意耶。

林正南：年輕時那些我覺得很時髦的衣服，差不多都被我爸爸剪光光了，要我不可以耍叛逆，然後我又偷偷去買衣服，或者他不在場的時候繼續耍叛逆。

沒錯，哪一個孩子最乖，我很難比較，都很乖，但要說的話，「最壞」的我反而指得出來，就是二兒子以前比較「不乖」，交到一些壞朋友，高中的時候有學校讀到沒學校，最後去讀高雄的正修工專（今正修科技大學），也愛亂花錢。不過，後來正南變乖了，他去美國讀書，也發展得很好。

林淑惠：家裡也很重視教育，我們小時候就是念書、念書、念書。大孩子沒有什麼責任或壓力，別的家庭可能要幫忙做家

事，帶弟弟、妹妹，但父母給我們的使命就是好好念書。爸爸很希望我當醫生，可惜我和弟妹們沒有一個人想當醫生，可是我大學讀的是植物病理，研究細菌、真菌、病毒，兩個妹妹分別讀藥學和會計，至少一兩個人所學的還是跟醫學有些關係。

林正南：說真的，我們頭家厝林家各房滿競爭的，除了我爸爸、三伯、四伯當醫生之外，其實大伯也是想成為醫生，只是他身為大房，是整個林家家族同輩排行最大的，有顧家的重責大任，就留在故鄉，後來他也沒有到外國定居。而他們同輩的姊妹，有的嫁給醫生。所以，他們都希望下一代子女也有人能從醫，像大伯、三伯、四伯、五姑、六叔都有兒子在當醫生，我爸爸也希望如此，大姊一度成為最佳人選，栽培她讀丙組，卻因故沒有從醫，我哥哥也不從醫，對此我爸有點遺憾。但誰又想像得到，現在在臺灣當醫生，得不到敬重，是不值錢的。就賺錢來說的話，我反而覺得做工程、蓋房子的速度是最快的，雖然高風險，但只要施工期間沒有出問題，利潤很可觀。

以前我還會請中興大學的學生來工讀，當孩子們的家教老師。而我的國語是回到臺灣後學的，主要是環境所趨，當時孩子們讀書時講國語，電視節目多是國語發音，出門遇到別人也講國語，以及報紙也用中文，這樣的環境下我竟然也學會國語；這是自然而然的，沒有特別去學，但會聽會講的不多，幾句而已，我先生比較會講啦。

我最厲害的還是日文，寫信也都用日文，只有一次用中文寫信給嫁到高雄的二女兒，告訴她我要從日本回臺灣。那時候，我跟我先生已經在日本行醫了，二女婿林清三則受到余陳月瑛欣賞，從嘉義農技場（指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嘉義分場）調去高苑工

商職業學校當第一任校長，就位在他的家鄉橋頭，所以二女兒、二女婿都住高雄。不過，以前家務太忙了，我的日文雖流利，卻一直沒時間親自教子女日文。

七、隨夫參與日本無醫村計畫

1973年我們會去日本行醫，起初是跟吳泗輝²⁷討論的，他是臺中市東區衛生所主任，昭和醫專畢業，而他的太太蔡綾絹²⁸也是醫生，卻很早就過世了。那時候，先生差不多要退休了，想到5個子女雖然已長大成人，但可能還是需要家裡的幫忙，剛好日本招募外國醫生去他們的無醫村²⁹行醫，薪資又比較高，我們

27 吳泗輝，1909年生，臺中人，日本昭和醫學專門學校畢業，曾在東京帝國大學附屬病院耳鼻喉科服務。1937年與妻蔡綾絹在臺中開設吳醫院、臺中產婆講習所，而二戰結束前夕亦曾被徵召為軍醫。戰後則擔任臺中工業職業學校校醫，且在臺中市東區、北區衛生所服務二十餘年。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「臺灣日記知識庫」，<http://taco.ith.sinica.edu.tw/tdk/%E9%A6%96%E9%A0%81>（2015年8月12日檢索）；〈鄉鎮衛生所·普遍缺醫師！〉，《聯合報》，1973年7月2日，第3版；《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局醫師公會會員名冊》（臺北：臺灣省醫師公會，1966），頁133。

28 蔡綾絹，1912年生，基隆人，1934年帝國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畢業，後於彰化基督教醫院產婦人科、外科，及臺中醫院產婦人科進行研究。1937年與夫吳泗輝開設吳醫院，負責產婦人科，並開設產婆講習所。參見漢珍「臺灣人物誌」資料庫，<http://libdata.ascc.sinica.edu.tw:8080/whos2app/start.htm>（2015年8月12日檢索）。

29 1960年代起，日本實施全國性的國民健康保險制度，只需小額掛號費或藥品費即可享有周詳的醫療，因而一時造成醫護人員不足；偏遠地區若無開業醫師，即被稱為「無醫村」。為解決醫護人員的問題，日本政府在

討論就趁這個時候去吧。不過，實際上是我們夫妻先去瞭解情況的，比如說哪裡需要醫生、該辦哪些手續，還要符合醫生、通曉日語、日本大學畢業等資格要求；吳泗輝反而比較晚出發，等我們去日本行醫後，他才向我們詢問申請的方法。

1973年我們前往日本，因為日語是熟悉的語言，在那裡可以說是如魚得水，在無醫村行醫的獎金很高，是三個月的薪水。初到之處在長崎五島列島，³⁰ 人口不多，年輕人都到大城市，留下的多是漁民或隱居的老人。我先生行醫的地方是黃島³¹ 的診療所，那是一個小島，但附近還有比黃島更小的島，小小島的居民就要來黃島看診。而大島（ふくえ，即福江島）³² 有配給我們一間

國內廣聘醫師，卻仍不足額，乃向臺灣邀聘。另一方面，當時在臺灣，50歲上下、半退休的醫師面臨年輕同業的競爭，也有意前往日本無醫村服務。參見吳建興，〈日本無醫村裡的太上皇——臺灣醫師——〉，《杏園》，第24期（1977年3月），頁96-99。

- 30 五島列島，日本國土，位於九州西方，隸屬長崎縣，由一百多個島嶼組成，其中若松島、中通島、奈留島、久賀島、福江島為大島。戰後分屬福江市、南松浦郡下10町，及北松浦郡下的字久町、小值賀町；2004年起陸續整併，該列島改屬五島市（即福江市）、佐世保市、北松浦郡小值賀町、南松浦郡新上五島町。參見朝日新聞社「コトバンク」，<https://kotobank.jp/>（2015年8月12日檢索）。
- 31 黃島，五島列島眾多島嶼之一，位於福江島東南方18公里處，面積1.47平方公里。戰後屬福江市黃島町，2004年後福江市改稱五島市，仍隸之。今島上診療所位在黃島町174番地，即島之東北端。參見〈よかよか五島百景～黃島～〉，引自五島市役所「長崎県五島市公式サイト」，<http://www.city.goto.nagasaki.jp/>（2015年8月12日檢索）；「病院・歯科・薬局検索 スクエル」，網址：<http://scuel.me/>（2015年8月12日檢索）。
- 32 福江島，五島列島的主要大島，位於南端，福江市即在此；2004年後福江市與南松浦郡的富江町、玉之浦町、三井樂町、岐宿町、奈留町合併為「五島市」。參見朝日新聞社「コトバンク」，網址：<https://kotobank.jp/>

宿舍，於是我先生在黃島上班 5 天，週末回到大島；而我照顧他的生活起居，我都先在大島買菜，再跟著他去黃島上班。來往各島都要搭船，海上風浪又大，我先生不願意讓我那麼辛苦，並體諒我已經有青光眼的問題，爲了方便讓我就近看診，有時候就要我留在大島的宿舍，他自己去黃島上班就好了。

我先生在黃島行醫 6、7 年，兒女們已陸續在美國生活，我們夫妻倆就辭去工作，先回來臺灣，準備去美國幫忙照顧孫子。我的子女在美國從事餐飲業，開設餐館非常辛苦，賺的都是辛苦錢，如果父母必須靠他們過活，子女的負擔會更沉重，因此我們就決定再回到日本行醫，至少能夠多存一些錢，也能夠繼續幫助



林欽明先生於日本五島市黃島診療所，與當地居民在港口釣魚同樂

(2015 年 8 月 12 日檢索)。



1977 年臺籍招募醫師聯絡會議合影

林欽明（第二排右一）、江金素（第一排左一）夫婦第一次赴日本行醫，與吳泗輝先生（第二排右四）

子女。這一回我們待了3年，換在大分縣（おおいた）的中津市（なかつ）看診，那裡的耶馬溪（やばけい）³³是風景名勝地區。而且，偶爾藥專的老同學還會來中津找我聚餐，直接在我們的宿舍吃便當。

跟著我先生在日本行醫，每逢週末我們夫妻倆都會去日本各地走走，有時自己去，有時跟別人一起搭遊覽車。而我年輕時在日本讀書，也去了不少地方，除了比較遠的地方如北海道，其他

33 「耶馬溪」，流經日本大分縣中津市的溪谷，此有日本最大的溶岩臺地，且與耶馬溪、深耶馬溪、裏耶馬溪、津民溪、山國川等水系對溶岩臺地進行侵蝕，形塑奇岩絕壁之勢，成為當地的風景名勝。參見朝日新聞社「コトバンク」，<https://kotobank.jp/>（2015年8月12日檢索）。



林欽明先生第二次到日本行醫
攝於中津市役所耶馬溪町支所山移診療所前

地方都很熟稔；每次看到電視在介紹日本的景點，一看就發現那些地方幾乎都去過了。若相較在大連時的生活，真的是苦盡甘來了。

林淑貞：只有爸爸、媽媽兩個人在日本生活，難免感到無聊，這時候媽媽也喜歡去市場購物，都買很多東西，等到來美國看我們的時候，再分送給我們。爸爸很有耐心，每次媽媽購物的時候，他一定旁邊安靜等著。

當時我們差不多一年去美國探親一次，赴美前我就在日本買了很多東西，準備到美國的時候拿給孩子，加上我先生的薪水還不錯，夫妻倆的生活也比較清閒，看到有需要的東西都買。我笑說自己是在開運送店，每次赴美行李都過重，需多付超重費。大女婿也跟大女兒開玩笑說，媽媽要來美國了，一定又帶一堆東西來，妳要趕緊去找媽媽，以免好東西都被其他弟妹拿走。還有，忘了是哪一個孩子講的，很幽默地說，媽媽若不住日本了，那我



林欽明先生
日本山口縣萩市的史蹟「松下村塾」留影

們要怎麼辦才好，都沒有東西可以拿了。

林淑貞：他們的日語也非常流利，所以爸爸克盡職守，專心看診，媽媽就負責照顧爸爸，如果爸爸工作上的權益受到影響，她會據理力爭。像媽媽就曾經為爸爸的學歷問題而四處奔走。

這是因為我先生是滿洲醫科大學畢業，第一次去日本行醫的時候，日本政府竟然不承認他的學歷，理由是滿洲醫大是殖民地的學校，不在日本本土。後來我請日本的師友幫忙作證，他的學歷才被承認，可以行醫開業，整個過程相當曲折，我已不太記得細節。我在日本能替先生據理力爭，主要是因為語言的緣故，住在美國就不行了。我雖在美國居住二十幾年，美語能聽能看，就

是不太會說，還是等於語言不通；年紀大了更是麻煩，身體不舒服想去看醫生，都要找人帶我去。有時候想一想，留在日本說不定比較好。

說起來，兩次日本行醫都算平順，沒遇到什麼大事，而且印象還很好，因為日本人最重視禮數，對人常常會點頭示意，甚至 90 度彎腰鞠躬，尤其是醫生，他們更加尊敬。像在耶馬溪行醫，逢年過節當地日本人都紛紛送禮，大部分是禮盒，不然就是清酒，多到飯廳放不下，我們吃不完這麼多東西，就拿去附近的雜貨店（籤仔店，kám-á-tiàm）換錢；黃島的居民也一樣很重視禮數。不過，當孫子愈來愈多，我們就想要跟子女兒孫團聚，加上我先生年紀也七十幾歲了，決定不再行醫前往美國與子女團聚，卻沒想到中津的日本居民捨不得我們離開呢。

八、移居美國

（一）來美定居

1988 年離開日本，從此我在美國住了二、三十年。不過，我還是比較習慣日本的生活，語言能通，我說日語甚至比臺語來得流暢。我始終認為，若要用比較優美的詞句，或者用合宜的方式表達，只有日本話才辦得到，臺語則是做為日常溝通語言。在美國生活，我比較不能適應飲食習慣，我本來就不太喜歡吃肉類，尤其愈老胃口愈不好，不愛油膩的食物，也很怕肉腥味，美國豬肉的腥味特別重；我還是喜歡味噌湯、魚肉、青菜，日本式的飲食都比較清淡。可是子女都在美國，既然想要大家團聚在

一起，也只好過來了。在兒女之中，我的大女兒是最先移民到美國。

林淑惠：我剛來美國的時候，是爲了在加州大學念研究所。當年光是出國就很困難，除了托福考試，還要留學考，經過好幾個關卡才進得去加大研究所，我們研究所那一班也只有5、6個學生，實在是很競爭。學費也不便宜，身爲外國學生，學費更貴，就更要用功讀書，才有獎學金可拿，否則有的人家裡沒錢，光靠自己打工賺錢，拿不到獎學金，是不可能在美國生活的。還有，出國時還會限制不能帶太多錢，³⁴而從臺灣匯款到美國給我，每一筆匯款也不能太多，所以爸爸要寄錢的時候，都要四處託人幫忙，化整爲零，一小筆錢一小筆錢地匯給我。但我也不是單純靠獎學金或家裡的錢，夏天都會去打工。

我出國念研究所前已經結婚，並育有一個男孩。在我孩子小時候，因爲婆婆是教授得去學校工作，其他大人也要上班，白天都沒人帶孩子，我就把小孩子帶去娘家，由我爸爸、媽媽幫忙帶。當時父母尚未到日本行醫，爸爸雖在白天要上班，他把小孩子帶到南區衛生所，那裡有附設幼兒園，小孩子可以托放在幼兒園裡；衛生所護士的業務不忙，他們有空就去看看小孩子，也會辦一些幼兒活動，讓小朋友表演唱歌，我的孩子待在那裡，有人照顧，又有活動可參加。後來，研究所快畢業時，我先生才帶小孩一起來美國，投資經營餐廳後，才申請移民。之後，我們才接

34 根據當時「自費留學生匯款規則」，第一年一律憑入學有關證件所載之實需金額，准予如數結匯，第二年以後費用，不分留學地區每月得申結美金150元，並得全年一次申結美金1,800元。〈留學生匯款金額提高〉，《經濟日報》，1970年11月27日，第2版

父母過來，其他弟妹也陸續來美。這個說不上是我的努力啦，我頂多扮演了開路先鋒和橋頭堡（指在美國生活家人連結的據點）的角色，畢竟以前移民比較難，總要有人先開個頭。

至於在美國開餐廳，那是國民黨還執政的時候，我先生朋友的父親是立法委員，那位朋友住在美國愛達荷州（Idaho）的科達倫（Coeur d'Alene），剛好看到一家在斯波坎（Spokane）的店要出售，就問我先生有沒有興趣一起頂下來經營餐廳；我們夫妻倆去看店面，一到斯波坎就很喜歡這個城市，自此我們就轉為經營餐廳了。這個朋友跟我先生很要好，初中、高中、大學都玩在一起。

1988年我跟先生搬到美國定居。結婚數十年，一共搬了十五處地方，大連時期搬了六次，在臺灣搬家四次，國外也好幾次，很多東西就都不見了。最可惜的，就是搬來美國時所遺失的日本時代舊相片，是我在日本求學期間，大學時學校的生活照和畢業旅行照片，有十幾大本相冊，那些東西跟了我最久，之前搬家沒有弄丟，可是日本、美國的郵政不知道出了什麼差錯，從日本搬來美國，竟然把那些相冊都寄丟了，不然我就可以憑照片指出去過日本哪些地方。所以說，我現在擁有的老照片、舊物品，都已經集中在美國這間屋子，很多日本用品也都是直接從日本帶來的。

剛在美國居住，印象最深的就是幫忙帶孫子。那時候正南的長子才出生三個月，就由我跟先生幫忙照顧，我們很疼愛這個孫子，跟他講臺語，所以他小時候臺語講得很好；遇到同在美國的臺灣人，都稱讚他的臺語，只是現在都忘記臺語怎麼說了。孫子五歲以後，才由他父母接手照顧，那時候正南已決定在西雅圖發

展。原本正南就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讀書，對西雅圖比較熟悉，正南就留在那邊做地產建築和開發的事業，目前有幾棟公寓在出租和建造，事業做的不錯。

此外，我先生因個人興趣喜愛園藝活動，住在臺中時候，他已經種花、養魚，在美國住家的庭園裡也種植花草果樹。

林淑貞：這項興趣跟爸爸在頭家厝的生長環境有關係，因為家裡務農、種果樹，所以他不論住在哪裡，都會開闢一個園地種花種樹。我們小時候跟著父母回頭家厝，那邊有一大片果園，我們都會自行跑去摘荔枝之類的水果，現採現吃。

由於在美國的家土地夠大，我先生就大肆發揮，在庭園裡砌了水池，種了蔬菜、花草、果樹，還裝置自動灑水系統。從結婚開始，我們夫妻倆的手都沒有停下來休息過，以前是看診、包藥、照顧孩子，後來則是種花種樹，因為這個緣故，我們認識很多植物，一看就知道是什麼花草。你們來訪前一個禮拜，庭院的櫻花、紫丁香花（ライラック，Lilac）開得正盛，現在則凋謝很多，而日本槭樹（Japanese maple）也很漂亮，到了秋天葉子都轉紅。

我先生對植栽（花草）很有感情，投入不少心血，他負責出力做工，我從旁給他建議，告訴他如何設計規劃會更好。像是魚池，就是我指導我先生建造的，起初他想要造得簡單一點，養一些金魚、錦鯉，卻沒有美感，我給他意見，要他增加噴水裝置，水流動會比較生動，客人來的時候也可以欣賞。畢竟日本也有悠久的園藝文化，我從小住在日本，閱讀很多園藝相關的書，也實際看過庭園的設計，會有一些概念。

林淑貞：爸爸還種了很多蔬果，我們小孩子都很喜歡吃，最

喜歡的是日本小黃瓜（Japanese cucumber）、番茄（tomato），媽媽也喜歡吃番茄。因為是自己種的，等到熟了才摘下來，那時候才是最好吃的；並不像外面商人賣的，都會提前摘下來。對此，爸爸很得意，蔬果收成了都四處推銷，媽媽則幫忙醃製小黃瓜，讓美國各地的親友都吃得到爸爸親手栽種的蔬果。

但是我先生離開後，我不再特別花心思整理庭園。他去世後前一兩年，我非常痛苦，一想到他就流淚。

林正南：爸爸之所以過世，我覺得是醫生的疏忽啦，原本人好好的，一個心臟開刀，反而很快就走了，手術完後根本沒醒過來。

我先生過世就是心臟手術造成的，若不去手術，說不定還會活下來。他是在手術臺上過世的，也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先生常常覺得心臟不舒服，要吃藥，醫生就建議他開刀，事前評估說成功率百分之九十幾，沒想到結果就走了。

在生活上我很仰賴我先生，我連腳踏車都不會騎，不論在臺灣、日本或美國，都是先生載我出門。親友對我們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夫妻倆常常黏在一起，他過世後就由子女開車接送。由於對他的依賴，他不在了，讓我非常痛苦，我好像少了一隻手，很多事情變成我一個人處理，更不可能兩個人一同進進出出，幾十年已習慣的生活突然變了，我很不適應。

林淑貞：媽媽常說，如果沒有爸爸當家裡的支柱，沒有他當媽媽的依靠，她一個人是撐不下去的。畢竟媽媽出身富家，婚前完全沒有持家經驗，起初煮飯啊什麼的通通都不懂，要不是嫁給爸爸，在小家庭的環境裡有了磨練的機會，我想她可能不會變得那麼多才多藝。加上爸爸也會幫忙帶小孩子，夫妻同心，媽媽就

不會覺得太辛苦。所以，她會驕傲地說，我們五個兄弟姊妹都沒有請外人幫忙帶，都是她和爸爸兩個人扛起來的。

同樣的，爸爸也對媽媽很感恩，想到媽媽本來是好命的女孩子，嫁給他就跟著吃苦，去了東北又退回臺灣，接著搬去日本，也來到美國，不只相夫教子，還包容爸爸的興趣。爸爸喜歡園藝，媽媽就陪他種花種草，媽媽也不會要求爸爸陪在她身邊時不能投入自己的喜好；他喜歡植栽就去弄園藝，媽媽負責做家事，煮好飯菜才叫他吃飯。媽媽和爸爸的感情好到沒話說，很尊重彼此。

我先生走後，我不再逛街購物，穿的都是舊衣服，衣服的數量夠穿了；我也不再用打扮，現在老了，服裝儀容比較樸實，頭髮也給女兒修剪就好。我的女兒們還會穿我那些有蕾絲的衣服，她們穿起來剛好合身，她們都說，光是穿媽媽的衣服就穿不完了。我年輕時買的和服、皮衣都還留著，只是沒機會穿；美國天氣太冷，我無法穿裙子，要穿褲子保暖。

(二) 家人親情

時間過得很快，今年（2015）我已經虛歲九十七歲，五個子女也都有六十歲以上了。只是人一老，身體就有一堆毛病，像我的腳不太能行走，都靠輔助器具，還有高血壓、青光眼。我的聽力也退化了，又不太習慣戴上助聽器，加上平常沒什麼客人來訪，就更懶得戴了，所以別人跟我講話需要大聲一點，我才聽得到。我妹妹也重聽，每次打電話給她，她都說等一下，讓她先戴助聽器，結果戴了她還是聽不清楚，看來助聽器的功能有限，戴了也不舒服。現在我連講話都會顫抖，衣服也換得慢。特別一到

冬天就很虛弱，熬過冬天後身體才比較穩定，可以喘一口氣說，終於又度過了一年。

林淑貞：美國的冬天很冷，媽媽爲了禦寒就要穿五件毛衣，套三雙襪子，至少也要穿兩件褲子。幸好她已經是美國公民，六十五歲以後就享有美國官辦老人醫療保險（Medicare），免費提供藥物。一直到現在她都會很感激地說，她本身沒有繳稅給美國政府，卻被照顧至今。

美國政府除了免費提供我所需的藥物之外，輔助老人家行動的輪椅，兒女們也幫我向美國政府申請兩臺輪椅，一臺在室外使用，一臺在室內，就不用只靠一臺輪椅進出，也不用爲了維護室內地板清潔而擦輪子。最近因爲輪椅使用久了，我女兒還要幫我再申請新的輪椅。

林淑貞：美國所得稅的繳稅比例高，社會福利也比較好。有一次媽媽住院，政府都派人來查看情形，評估是否要請看護或是請熟識的人照顧媽媽；我妹妹不放心別人照顧媽媽，所以她決定照顧媽媽，現在即是由她照料媽媽的生活起居。雖然美國稅率高，可是比起北歐，美國稅金還算低的，北歐那邊抽得更重，一次至少抽五、六成。

林正南：臺灣又不一樣了，低稅又可逃稅，被抓到好像也不會怎麼樣。在美國，企業家不太會逃稅，既然賺了大錢，就不怕政府抽稅，對他們來說再多的錢也都捐了，何必花時間動頭腦去研究如何逃稅。我們住在美國，都是這種想法，不怕繳稅金，甘願繳稅享受社會福利，何必與政府玩捉迷藏？沒有太大的意義；在臺灣，企業家卻好像拚命賺錢、藏錢。對我們來說，照實繳交稅金，日後退休就有錢可領，比較踏實。

此外，我在西雅圖規劃了一片臺灣人的墓園，切分成兩百多塊，我本身擁有三十塊，未來我們家族的人過世後，就安葬在那裡；我也準備將我阿公、爸爸等長輩遷葬過來。我會做這件事情另一個原因是考量到美國的墓園，大部分已被大財團的上市公司把持著，平常人很難突破這樣的壟斷，要付出好幾倍的成本價去買墓地。我規劃的墓地則以較低的價錢出售，因此得到不少人的感謝。

想起以前，是我跟我先生親自養育小孩子長大，資助子女的事業；搬來美國後，子女事業有成，換他們照顧我，我都沒有花到什麼錢。他們是一群很貼心的孩子，本想找會日語的看護陪伴我，可是在斯波坎找不到這樣的人，他們就輪流細心照顧，還帶日本友人來陪我講話。他們不要我住在養老院，擔心我可能很快就「再見」了；而且就算住進養老院，還是需要一位懂日語的看護。

現在待在家裡，我會收看電視上的新聞、相撲(すもう)比賽、NHK紅白歌合戰，或者聽歌、唱歌。這些都是我平常的興趣，我可以閉上眼睛聽聲音就好，讓眼睛多多休息；青光眼的症狀折磨我很多年了，在日本的時候動過一次眼睛手術，住在美國後又做了好幾次手術，沒辦法放任不處理，眼睛眼壓高就愈來愈看不清東西，有說不出的不舒服。要是像以前一樣健康，又有足夠的體力，我也會修改衣服。

林淑貞：我們很感謝上天賜給我們那麼好的父母，他們彼此敬愛，也都以家庭為重心。所以，我們就是很簡單，親子兩代共七個人而已，家庭氣氛很溫暖；但有的人處在大家庭，可能人口眾多，關係就複雜，相處的時候也要多注意一些地方。

在我心目中，爸爸是典型的臺灣人。他重視兄弟情誼，所以三伯要開業，他就贊助資金。他重視家人，因此是個顧家的好丈夫，疼兒孫的好爸爸、好阿公。有一件事是我大姊忘不了的，距今三十年前，大姊第一次帶著她公婆、兒子以及我們爸爸、媽媽一起去歐洲旅遊，當年歐洲的消費已經很高了，爸爸就想說，盡量讓孫子吃，想吃什麼就吃什麼，怕小孩子吃不飽，對自己卻比較節儉，價錢太貴的就少挑一些，不會因為第一次去歐洲，就盡情享受。同時，爸爸也真的是一個保守的人，不喜出風頭，若是和三伯相比就看得出來了，三伯比較健談好客。

林淑惠：還有，大家住在臺中之時，爸爸每次去參加醫師公會的活動，難免喝一點酒，喝醉回家後就會拿錢給我，說：「淑惠，這個拿去吃麵。」我覺得爸爸沒有喝得很醉，但是媽媽一旦發現他喝醉了，就不理他了。平常爸爸的話不多，光是眼睛稍微一瞪，我們這些小孩子就怕得要死，林正南也是這樣，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就怕爸爸。但整個來說，其實爸爸是個慈祥的人，雖然威嚴，對子女、兒孫還是很疼愛的；他也會全力幫助媽媽，像媽媽要煮菜，他就幫忙買菜備料，然後由媽媽掌廚，他當助手。所以，我爸爸是標準的顧家、疼孩子的男人。

我的一生就這個樣子，嫁給我先生，生了五個孩子，曾度過環境不好的日子，也度過收入不錯的日子，就這樣一天度過一天，一直到子女都長大了，有各自的家庭。算起來，這些就是快樂的事，其他也沒有什麼快不快樂的。

林淑貞：我想，還有一件媽媽最快樂的事，就是見到子女大多結婚了，家庭幸福，事業有成，還生了孫子、孫女給她抱，如今又有曾孫可以抱，小孩子健康、乖巧，她開心的地方就在這

裡。記得我們兄弟姊妹結婚的時候，媽媽真的很開心，而之前我大弟的兒子湯米要結婚，她想穿得漂亮一點，在房間裡試了好幾件衣服和連身洋裝，好不容易才試到合適的衣服。畢竟媽媽晚年的身材也變胖了，有些衣服她穿不下，況且爸爸過世以後，她也沒再買新衣服。

這一點我同意啦，我都已經是曾祖母了，大兒子的女兒結婚後生了女孩，是我的曾孫，現在才四個月大，我高興得不得了。之前他們帶這個小嬰兒來探望我，這個小女嬰很乖，不隨便哭鬧，只有洗澡、換衣服或是肚子餓才哭，我留小嬰兒在我這裡待一、兩個晚上，結果大兒子很寶貝他這個孫女，加上我大媳婦又回臺灣，他很孤單，就急著要帶回小孩子。其他的孫子、孫女，有空的時候也會來看我，倒是他們有幾個都三十好幾了，還未結婚，若你們有不錯的人選，歡迎幫我們介紹一下啦。

